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書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八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 舊要卷八千七百二十七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八上

宋 袁樞 撰

馮跋滅後燕

晉安帝隆安五年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  
威刑又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  
誅之由是宗親勲舊人不自保八月丁亥左將軍慕容  
國與殿上將軍秦興段讚謀帥禁兵襲盛事發死者五  
百餘人壬辰夜前將軍段璣與秦興之子興段讚之子

泰潛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帥左右出戰賊衆逃潰  
璣被創匿廂屋間俄有一賊從閭中擊盛盛被傷輦升  
前殿申約禁衛事定而卒中疋將軍慕容拔冗從僕射  
郭仲白太后丁氏以為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  
盛弟司徒尚書令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  
氏丁氏乃廢太子定密迎熙入宮明旦羣臣入朝始知  
有變因上表勸進於熙熙讓元元不敢當癸巳熙即  
天王位捕獲段璣等皆夷三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

元以嫌賜死閏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中宗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慕容提步軍校尉張佛等謀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丙寅大赦改元光始

元興元年燕王熙納故中山尹苻謨二女長曰娥娥為貴人幼曰訓英為貴嬪貴嬪尤有寵丁太后怨恚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令自殺葬以後禮謚曰獻幽皇后十一月戊辰殺淵及信辛

未熙畋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殺司  
隸校尉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脅營署閉門乘城熙馳  
還城上人皆投仗開門盡誅反者唯和走免甲戌大赦  
二年夏五月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  
築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 冬十二  
月己酉立苻貴嬪為皇后大赦

三年夏四月燕王熙於龍騰苑起逍遙宮連房數百鑿  
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渴死者大半 秋七月燕

苻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榮自言能療之昭儀卒燕王熙立榮於公車門支解而焚之 冬十一月燕王熙與苻后遊畋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南臨滄海而還士卒為虎狼所殺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義熙元年冬十二月燕王熙襲契丹

二年春正月燕王熙至陘北畏契丹之衆欲還苻后不聽戊申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麗 二月燕軍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雛路攻高句麗木底城不克而還

夕陽公雲傷於矢且畏燕王熙之虐遂以疾去官

三年春二月燕王熙為其后苻氏起承華殿負土於北

門土與穀同價宿軍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

苻氏嘗季夏思凍魚仲冬須生地黃熙下有司切責不

得而斬之夏四月癸丑苻氏卒熙哭之憇絕久而復蘇

喪之如父母服斬衰食粥命百官於宮內設位而哭使

人案檢哭者無淚則罪之羣臣皆含辛以為淚高陽王

妃張氏熙之嫂也美而有巧思熙欲以為殉乃毀其篋

殫中得獎勳遂賜死右僕射韋璆等皆恐為殉沐浴俟  
命公卿以下至兵民戶率營陵費殫府藏陵周圍數里  
熙謂監作者曰善為之朕將繼往丁酉燕太后段氏去  
尊號出居外宮 秋七月癸亥燕王熙葬其后苻氏于  
徽平陵喪車高大毀北門而出熙被髮徒跣步從二十  
餘里甲子大赦初中衛將軍馮跋及弟侍御郎素弗皆  
得罪於熙熙欲殺之跋兄弟亡命山澤熙賦役繁數民  
不堪命跋素弗與其從弟萬泥謀曰吾輩還首無路不

若因民之怨共舉大事可以建公侯之業事之不捷死  
未晚也遂相與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  
馬孫護之家及熙出送葬跋等與左衛將軍張興及苻  
進餘黨作亂跋素與慕容雲善乃推雲為主雲以疾辭  
跋曰河間淫虐人神共怒此天亡之時也公高氏名家  
何能為人養子而棄難得之運乎扶之而出跋弟乳陳  
等帥衆攻弘光門鼓噪而進禁衛皆散走遂入宮授甲  
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走告于熙熙曰鼠盜何能為

朕當還誅之乃置后柩於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於門外乙丑雲即天王位大赦改元正始熙退入龍騰苑尚方兵褚頭踰城從熙稱營兵同心效順唯俟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迫熙從溝下潛遁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尋之唯得衣冠不知所適中領軍慕容拔謂中常侍張仲曰大事垂捷而帝無故自驚深可怪也然城內企遲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當先往趣城御留待帝得帝速來若帝未還

吾得如意安撫城中徐追未晚乃分將壯士二千餘人登北城將士謂熙至皆投仗請降既而熙久不至拔兵無後繼衆心疑懼復下城赴苑遂皆潰去拔為城中人所殺丙寅熙微服匿於林中為人所執送於雲雲數而殺之并其諸子雲復姓高氏幽州刺史上庸公懿以令支降魏魏以懿為平州牧昌黎王懿評之孫也 秋八月北燕王雲以馮跋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馮萬泥為尚書令馮素弗為昌黎尹馮弘

為征東大將軍孫護為尚書左僕射張興為輔國大將軍弘跋之弟也

四年春正月北燕王雲立妻李氏為王后子彭城為太子夏五月北燕以尚書令馮萬泥為幽冀二州牧鎮肥如中軍將軍馮乳陳為并州牧鎮白狼撫軍大將軍馮素弗為司隸校尉務銀提為尚書令秋七月北燕王雲封慕容歸為遼東公使主燕祀

五年冬十月北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

懼常畜養壯士以為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戊辰雲臨東堂班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啟班抽劍擊雲雲以几扞之仁從旁擊雲弑之馮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於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乃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為主跋以讓其弟范陽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即天王位於昌黎大赦詔曰陳氏代姜不改

齊國宜即國號曰燕改元太平謚雲曰惠懿皇帝跋尊  
母張氏為太后立妻孫氏為王后子永為太子以范陽  
公素弗為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孫護為尚書令張興  
為左僕射汲郡公弘為右僕射廣川公萬說為幽平二  
州牧上谷公乳陳為并青二州牧素弗少豪俠放蕩嘗  
請婚於尚書左丞韓業業拒之及為宰輔待業尤厚好  
申拔舊門謙恭儉約以身帥下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  
宰相之度

七年秋七月燕王跋以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三千匹於跋求娶跋女樂浪公主跋命羣臣議之遼西公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柰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之跋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歛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為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十年夏五月河間人褚匡言於燕王跋曰陛下龍飛遼

碣舊邦族黨傾首朝陽以日為歲請往迎之跋曰道路  
數千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匡曰章武臨海舟楫可通  
出於遼西臨渝不為難也跋許之以匡為游擊將軍中  
書侍郎厚資遣之匡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帥五  
千餘戶歸于和龍契丹庫莫奚皆降於燕跋署其大人  
為歸善王跋弟丕避亂在高句麗跋名之以為左僕射  
封常山公

蒙遜滅西涼

晉安帝隆安四年 初隴西李嵩好文學有令名嘗與  
郭睿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睿起謂繇曰君當位極  
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駒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  
孟敏為沙州刺史以嵩為效穀令宋繇事北涼王業為  
中散常侍孟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  
索仙等以嵩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嵩初難之會  
宋繇自張掖告歸謂嵩曰段王無遠略終必無成兄忘  
郭睿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嵩乃從之遣使將命於

業業因以嵩為敦煌太守右衛將軍敦煌索嗣言於業  
曰李嵩不可使處敦煌業以嗣代嵩為敦煌太守使帥  
五百騎之官嗣未至二十里移嵩迎已嵩驚疑將出迎  
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段王閭弱正是英豪有  
為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柰何拱手授人嗣自恃本郡  
謂人情附己不意將軍猝能拒之可一戰禽也嵩從之  
先遣繇見嗣咄以甘言繇還謂嵩曰嗣志驕兵弱易取  
也嵩乃遣邈繇與其二子欽讓逆擊之嗣敗走還張掖

嵩素與嗣善尤恨之表業請誅嗣沮渠男成亦惡嗣勸  
業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嵩進嵩都督涼興巴西諸軍  
事鎮西將軍 冬十一月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  
六郡推李嵩為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領敦煌太  
守嵩赦其境內改元庚子以瑤為征虜將軍郭謙為軍  
諮祭酒索仙為左長史張邈為右長史尹建興為左司  
馬張體順為右司馬遣從事中郎宋繇東伐涼興并擊  
玉門巴西諸城皆下之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涼自稱

河州刺史北涼王業使沮渠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  
犇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落而還  
元興三年秋九月西涼公嵩立子歆為世子

義熙元年春正月西涼公嵩自稱大將軍大都督領秦  
涼二州牧大赦改元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  
建康 秋九月西涼公嵩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  
沮渠蒙遜以張體順為建康太守鎮樂涫以宋繇為敦  
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于酒泉嵩手

令戒諸子以為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  
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偽聽訟折獄  
必和顏任理慎勿逞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諮詢勿自專  
用吾蒞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為冠雃夕委  
心膂粗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纇初不容懷有所  
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

二年秋九月沮渠蒙遜襲酒泉至安珍嵩戰敗城守蒙

遜  
引還

六年秋八月沮渠蒙遜伐西涼敗西涼世子歆于馬廟  
禽其將朱元虎而還涼公嵩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  
元虎蒙遜歸之遂與嵩結盟而還

七年秋八月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西涼公嵩曰兵  
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  
我我閉門而不與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蔑不克矣頃  
之蒙遜糧盡而歸嵩遣世子歆帥騎七千邀擊之蒙遜  
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

十二年夏六月涼司馬索承明上書勸涼公嵩伐河西  
王蒙遜嵩引見謂之曰蒙遜為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  
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為孤陳之直唱大言使  
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慙  
懼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涼公嵩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  
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二月嵩卒官屬奉世子歆  
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大赦改元嘉興尊歆

母天水尹氏為太后以宋繇錄三府事謚曰武昭王  
廟號太祖 夏四月河西王蒙遜遣張掖太守沮渠廣  
宗詐降以誘涼公歆歆發兵應之蒙遜將兵三萬伏於  
蓼泉歆覺之引兵還蒙遜追之歆與戰於解支澗大破  
之斬首七千餘級蒙遜城建康置戍而還

十四年秋九月河西王蒙遜復引兵伐涼涼公歆將拒  
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芟其秋稼而還歆遣  
使來告襲位冬十月以歆為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

將軍酒泉公

恭帝元熙元年 涼公欲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上疏以涼土三分勢不支久兼并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令入歲以來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撤懸側身脩道而更繁刑峻灑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四海而滅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神聖之姿為西夏所推左取酒泉右開西域殿下不能奉承遺志混壹涼

土侔蹤張后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遜胡夷之傑  
內脩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百姓懷之樂  
為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為  
社稷之憂欲覽之不悅主簿汜稱上疏諫曰天之子愛  
人主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  
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  
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  
三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

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為涼州不撫百姓專為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明年為呂光所殺段業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於瓜州蒙遜篡弑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也效穀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

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衰謗  
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者也今  
蠻夷益盛中國益微願殿下亟罷宮室之役止遊畋之  
娛延禮英俊愛養百姓以應天變防未然歟不從

宋高祖武帝初元元年秋七月甲辰詔以涼公歆為都  
督高昌等七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秦王熾磐  
為西安大將軍河西王蒙遜欲伐涼先引兵攻秦浩  
亹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

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  
稀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  
用兵保境寧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柰何棄之蒙遜善  
用兵非汝之敵數年以來常有兼并之志汝國雖小足  
為善政脩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  
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為舉動僥幸非望以吾觀之非  
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宋繇歎曰今茲大事去矣歆  
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

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亹將進攻黃谷  
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于懷城歆大  
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  
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遂勒兵戰於蓼泉為蒙遜所殺  
歆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  
眺右將軍亮西奔敦煌蒙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  
以宋繇為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舊臣有才望者咸  
禮而用之以其子牧犍為酒泉太守敦煌太守李恂翻

之弟也與翻等棄敦煌奔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敦煌太守蒙遜還姑臧見涼太后尹氏娶其女為牧犍婦索元緒麤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密信招李恂冬恂帥數千騎入敦煌元緒東奔涼與承等推恂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河西王蒙遜帥衆二萬攻李恂于敦煌三月河西王蒙遜築堤壅水以灌敦煌李恂乞降不許宋承舉城降恂自殺蒙遜屠其城獲恂子弟寶囚于姑臧

乞伏滅南涼

宋安帝義熙六年 初南涼王傉檀遣左將軍枯木等伐沮渠蒙遜掠臨松千餘戶而還蒙遜伐南涼至顯美徙數千戶而去南涼太尉俱延復伐蒙遜大敗而歸是月傉檀自將五萬騎伐蒙遜戰于窮泉傉檀大敗單馬奔還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姑臧人懲王鍾之誅皆驚潰夷夏萬餘戶降于蒙遜傉檀懼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佗為質於蒙遜以請和蒙遜許之歸至胡阬逃還佗為

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去右衛將軍折掘  
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傅檀畏蒙遜之逼且懼嶺南為奇  
鎮所據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傅檀繞  
出城魏安人侯謐等閉門作亂收合三千餘家據南城  
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謐自稱涼州刺史降于  
蒙遜

七年焦朗猶據姑臧沮渠蒙遜攻拔其城執朗而宥之  
以其弟拏為秦州刺史鎮姑臧遂伐南涼圍樂都三旬

不克南涼王傉檀以子安周為質乃還 南涼王傉檀  
欲復伐沮渠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臧  
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傉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苦瞿  
掠五千餘戶而還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  
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戶內  
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及今倍  
道而歸則示弱且捐棄資財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  
遜兵大至傉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以

子染干為質以請和蒙遜乃還

九年南涼王傉檀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塢  
又敗之於若涼因進圍樂都二旬不克南涼湟河太守  
文支以郡降于蒙遜蒙遜以文支為廣武太守蒙遜復  
伐南涼傉檀以太尉俱延為質乃還

十年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涼南涼王傉檀欲討之  
邯鄲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饑饉南逼熾磐北逼蒙遜  
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糧

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傅檀不從謂太子虎臺  
曰蒙遙近去不能猝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然熾磐兵  
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  
襲乙弗大破之獲馬牛羊四十餘萬河南王熾磐聞之  
欲襲樂都羣臣咸以為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傅檀不  
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  
虎臺獨守窮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  
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

之南涼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外城廣大難  
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雖  
有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熾磐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  
慮之深虎臺疑晉人有異心悉召豪望有謀勇者閉之  
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愷等進  
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邪虎  
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  
之耳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將軍捷度帥騎五

于追傅檀以鎮南將軍謙屯為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  
刺史鎮樂都禿髮赴單為西平太守鎮西平以趙恢為  
廣武太守鎮廣武曜武將軍王基為晉興太守鎮浩亹  
徙虎臺及其丈武百姓萬餘戶于枹罕赴單烏孤之子  
也 樂都之潰也南涼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南  
涼王傅檀傅檀謂其衆曰令妻子皆為熾磐所虜退無  
所歸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乎乃  
引兵西衆多逃還傅檀遣鎮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

還於是將士皆散唯樊尼與中軍將軍紇勑後軍將軍  
洛肱散騎常侍陰利鹿不去傅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  
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  
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  
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士民存  
亡繼絕汝其從之紇勑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老矣所  
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傅  
檀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

家非不思歸然委質為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  
不能為陛下泣血求救於鄰國敢離左右乎傳檀歎曰  
知人固未易大臣親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  
者唯卿一人而已傳檀諸城皆降於熾磐獨尉賢政屯  
浩亹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  
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為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為國  
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禽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  
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心若貪一

時之利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  
以手書諭之賢政曰汝為儲副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  
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效汝乎聞傉檀至左  
南乃降熾磐聞傉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秋七  
月熾磐以傉檀為驃騎大將軍賜爵左南公南涼文武  
依才銓叙歲餘熾磐使人鳩傉檀左右請解之傉檀曰  
吾病豈宜療邪遂死謚曰景王虎臺亦為熾磐所殺傉  
檀子保周賀俱延子覆龍利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

皆犇河西王蒙遜久之又犇魏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 南涼禿髮傉檀之死也 河西王蒙遜遣人誘其故太子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之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讐復取故地虎臺陰許之事泄而止 秦王熾磐之后虎臺之妹也 熾磐待之如初后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讐雖以婚姻待之蓋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為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讐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

軍越質洛城謀弑熾磐后妹為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十餘人

蒙遜伐西秦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春三月河西王蒙遜攻西秦廣武郡拔之西秦王熾磐遣將軍乞伏魁尼寅邀蒙遜於浩亹蒙遜擊斬之又遣將軍折斐等帥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擊禽之夏五月西秦王熾磐帥衆三萬襲湟河蒙遜弟漢平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破之熾磐將引去漢平

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名熾磐熾磐復攻之漢平力屈為熾磐所禽

十二年春正月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強川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沓中引還二月熾磐遣襄武侯曇達救石泉蒙遜亦引去蒙遜遂與熾磐結和親

宋武帝永初元年春正月秦王熾磐立其子暮末為太子秋九月秦曜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圍

戍俘二千餘人而還

二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右衛將軍沮渠鄯善建節  
將軍沮渠苟生帥衆七千伐秦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  
木奕干等帥騎五千拒之敗鄯善等于五澗虜苟生斬  
首二千而還

三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帥衆一  
萬耀兵嶺南遂屯五澗九月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出  
連虔等帥騎六千擊之冬十月秦出連虔與河西沮

渠成都戰擒之

營陽王景平元年夏四月秦王熾磐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為用且識云恒代之北當有真人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等入見于魏貢黃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畧

文帝元嘉元年秋七月秦王熾磐遣太子暮末帥征北將軍木奕干等步騎三萬出豹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

松郡皆破之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二年夏四月秦王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撻等襲河西  
鎮南將軍沮渠白蹄於臨松擒之徙其民五千餘戶于  
枹罕

三年春正月秦王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于夏 秋  
八月秦王熾磐伐西河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步騎三  
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蒙遜發兵禦之且遣  
使說夏主使乘虛龍襲枹罕夏主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

將騎二萬攻苑川車騎大將軍韋伐將騎三萬攻南安  
熾磐聞之引歸九月徙其境內老弱畜產於澆河及莫  
河仍寒川留左丞相曇達守枹罕韋伐攻拔南安獲秦  
泰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 冬十月秦左丞相曇  
達與夏呼盧古戰於棟娘山曇達兵敗十一月呼盧古  
韋伐進攻枹罕秦王熾磐遷保定連呼盧古入南城鎮  
京將軍趙壽生帥死士三百人力戰却之呼盧古韋伐  
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于湟河虔遣後將軍乞伏萬年

擊敗之又攻西平執安西將軍庫洛干阬戰士五千餘人掠民二萬餘戶而去

四年夏六月秦王熾磐還枹罕 秋七月秦王熾磐遣其叔父平遠將軍渥頭等入貢于魏

五年夏五月秦文昭王熾磐卒太子暮末即位大赦改元永弘 六月葬秦文昭王于武平陵廟號太祖秦王暮末以右丞相元基為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為驃騎大將軍徵安

北將軍涼州刺史段暉為輔國大將軍御史大夫叔父  
右禁將軍千年為鎮北將軍涼州牧鎮湟河以征北將  
軍木奕干為尚書令車騎大將軍以征南將軍吉毗為  
尚書僕射衛大將軍河西王蒙遜因秦喪伐秦西平西  
平太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為殿  
下之有西平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  
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甫入城而河  
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絕其水道城中饑渴死者大半

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  
兵登城者百餘人皷譟燒門元基帥左右奮擊河西兵  
乃退初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  
善矣沮渠成都為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  
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  
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  
恢武將軍沮渠竒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  
百人以歸既而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暮末馬

千匹及錦罽銀繒秋七月暮未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冬十二月河西王蒙遜伐秦至磐夷秦相國元基等將騎萬五千拒之蒙遜還攻西平征虜將軍連輔政等將騎二千救之

六年春正月秦出連輔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遜拔西平執太守麴承夏五月河西王蒙遜伐秦秦王暮未留相國元基守枹罕遷保定連西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升谷以應河西暮未擊破之進至治城西安太守

莫者幼眷據汧川以叛暮末討之為幼眷所敗還于定連蒙遜至枹罕遣世子興國進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於治城擒之追擊蒙遜至譚郊吐谷渾王慕瓊遣其弟沒利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伐秦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等邀擊大破之 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于秦秦王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為世子暮末以興國為散騎常侍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

七年秦王暮末為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訥聞請迎  
於魏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  
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至高田谷給事黃門侍郎郭恒  
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夏主聞暮末將至  
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 十  
一月魏尚書庫結帥騎五千迎秦王暮末秦衛將軍吉  
毗以為不宜內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  
人叛秦推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寧太守焦遺為

主遺不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亮為主帥衆攻南安  
暮末請救於氐主楊難當難當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  
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諸羌潰亮奔還廣寧暮末進  
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斬亮首出  
降暮末進遺號鎮國將軍秦畧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

降夏

八年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  
帥衆一萬攻南安城中大饑人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

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  
跋踰城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輿櫬出降并沮渠興國送  
於上邦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寧泣謂其父遺曰大人  
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見衆唱  
大義以殄寇讐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  
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  
奉以為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  
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犇河西夏

五月夏主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劉裕滅南燕

晉安帝義熙元年 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為張掖太守  
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冠淮  
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王垂舉兵於山東張  
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  
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據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  
以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

病臨卒以金刀授趙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  
呼延平又以趙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趙隨涼州民徙  
長安平卒段氏為趙娶其女為婦趙恐為秦人所錄乃  
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  
興曰暮容超姿幹瓊偉殆非真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  
興召見與語超故為謬對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謗云  
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  
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辯因鄉人宗正謙賣卜

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暮容法。法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不禮之。超由是與法有隙。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封超為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妙選時賢，為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為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之。秋九月，汝水竭。

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短長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戊午備德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是夜疾篤瞑不能言段后大呼令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閉目領之乃立超為皇太子大赦備德尋卒為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己未超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上尊段后為皇太后以北地王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為征

南大將軍都督徐充揚南充四州諸軍事加慕容鎮開  
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為大尉麴仲為司空封嵩  
為尚書左僕射癸亥虛葬備德於東陽陵謚曰獻武皇  
帝廟號世宗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備德故大臣  
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超以鍾為青州  
牧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  
內參政事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鍾國之  
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揆

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  
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五  
樓聞而恨之

二年南燕主超猜虐日甚政出權倖盤于遊畋封孚韓  
諱屢諫不聽超嘗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對曰  
桀紂超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鞠仲謂孚曰與天  
子言何得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竟  
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 秋九月南燕公孫五樓欲

擅朝權譖北地王鍾於南燕主超請誅之南燕主備德之卒也慕容法不葬喪超遣使讓之法懼遂與鍾及段宏謀反超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至超收其黨侍中慕容統等殺之征南司馬卜珍告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疑有姦超收嵩下廷尉太后懼泣告超曰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即以語法法為謀見誤知復何言超乃車裂嵩西中郎將封融葬魏超遣慕容鎮攻青州慕容

昱攻徐州右僕射濟陽王凝及韓範攻兗州昱拔營城  
段宏犇魏封融與羣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  
國中振恐濟陽王凝謀殺韓範襲廣固範知之勒兵攻  
凝凝犇梁父範并將其衆攻梁入克之法出犇魏凝出  
犇秦慕容鎮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為地道以出與高都  
公始皆犇秦秦以鍾為始平太守凝為侍中南燕主超  
好變更舊制朝野多不悅又欲復肉刑增置烹轘之法  
衆議不合而止冬十月封孚卒

三年南燕主趙母妻猶在秦趙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  
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于燕  
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趙與羣  
臣議之左僕射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  
故遂降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  
與之尚書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此既能往彼亦  
能來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  
名不為之降屈乎中書令韓範嘗與秦王俱為苻氏太

子舍人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從之乃使韓範聘于秦  
稱藩奉表慕容凝言於興曰燕王得其母妻不復可臣  
宜先使送伎興乃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天  
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聘於  
燕超與羣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  
北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重光柰何一旦為豎子屈  
節超曰吾為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 冬  
十月南燕主超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獻太樂

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趙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趙親帥六宮迎於馬耳闕

四年春正月南燕主趙尊其母段氏為皇太后妻呼延氏為皇后趙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趙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以致也趙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冬十一月南燕汝水竭河凍皆合而澑水不冰南燕主

超惡之間於李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帶京城近日月  
也超大悅賜朝服一具

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太樂不備  
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  
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  
侵掠南鄰以廣讐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二月南燕將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帥騎冠宿豫  
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歸五樓

之兄也是時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南燕主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為郡縣公桂林王鎮諫曰此數人者勤民頓兵為國結怨何功而封超怒不答尚書都令史王儼諭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公孫歸等寇濟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詔并州刺史劉道憐鎮淮陰以備之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

以為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裕行裕行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已已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柰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

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

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柰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躁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寧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

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  
鎮下獄乃攝營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  
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  
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  
棲鹹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  
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  
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  
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

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  
南日向晏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  
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北韓  
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  
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  
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餒暉於城南  
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  
還廣固獲其玉璽輦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

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  
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  
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  
林王鎮以為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  
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令陛下親董六師彝敗  
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恐不暇分  
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  
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比於

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脣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為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為行參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為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為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

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為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為藩臣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

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  
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  
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  
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  
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  
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  
遣信命逆設比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為日久  
矣羌見伐齊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秋八

月封融詣劉裕降。初秦王興遣衛將軍姚彊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為勑勑所敗追彊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為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

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  
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貳并範家赦之冬十月段  
宏自魏奔於裕張綱為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縣綱  
母於城上支解之 冬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南燕  
靈臺令張光勸南燕主超出降超手殺之

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  
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  
諱諫曰陛下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彊以壯士民之

志而更為兒女子泣耶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銑勸超降超怒囚之二月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太半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為虐戰士彫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厯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劔而死不能衝壁而生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七何

為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彊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

# 建康斬之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騖虎噬中原  
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  
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  
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符姚之不如宜其  
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  
使之然哉

## 劉裕滅後秦

晉安帝元興元年秦王興立子泓為太子大赦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為嗣而狐疑不決久乃立之是歲秦王興立昭儀張氏為皇后封子懿弼沈宣諶愔璞質達裕國兒皆為公

義熙三年秦王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

七年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為雍州刺史鎮安定姜紀詣附於弼勸弼結興左右以求入朝興徵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傾身結納朝士收采名勢以傾

東宮國人惡之會興以西北多叛亂欲命重將鎮撫之  
隴東太守郭播請使弼出鎮興不從

十年夏五月秦左將軍姚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  
弼惡之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羣臣  
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親天水尹沖為給  
事黃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御史興左右掌機要者皆  
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  
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

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  
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輒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  
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耶喜等曰苟無  
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如  
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寶溫  
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為太子興雖不從  
亦不責也興疾篤弼潛聚衆數千人謀作亂姚裕遣使  
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於是姚懿治兵於蒲阪鎮

東將軍豫州牧沈治兵於洛陽平西將軍謹治兵於雍  
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興疾瘳見羣臣征虜將軍劉羌泣  
以告興梁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  
奪其權任興不得已免弼尚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第懿  
等各罷兵懿沈謹與姚宣皆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興  
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  
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便當寘之刑辟柰何逆拒  
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興曰吾自處

之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釁成逆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掩蔽而逆黨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兒為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早宜裁決興默然

十一年春三月秦廣平公弼譖姚宣於秦王興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興責以不能輔導將誅之不懼誣宣罪惡

以求自免興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  
鎮秦州尹昭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令握彊兵於外  
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陛下之謂也  
興不從秋九月秦王興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  
兵於第興聞之怒收弼黨唐斌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請  
曰臣不肖不能輯諧兄弟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  
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興  
惻然憫之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與之謀因弼將殺

之窮治黨與泓流涕固請乃并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  
無忿恨之色 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  
在於灋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  
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  
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  
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  
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  
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

八十餘日熯惑出東井留守鉤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衆乃服浩之精妙

十二年春二月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宮興疾篤還長安黃門侍郎尹沖謀因泓出迎而殺之興至泓將出迎宮臣諫曰主上疾篤姦臣在側殿下令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

者也泓乃止尚書姚沙彌謂尹沖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集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仗大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屬前罪亦盡雪矣沖以興死生未可知欲隨興入宮作亂不用沙彌之言興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斂曼嵬收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興疾轉篤其

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  
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即與尹沖帥甲士攻端門  
敏曼嵬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愔等遣壯士登門緣  
屋而入及于馬道泓侍疾在誥議堂太子右衛率姚和  
都帥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  
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赴賊賊衆驚擾  
和都以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大敗愔逃于驪山其黨  
建康公呂隆彝雍尹沖及弟泓來彝興引東平公紹及

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興卒  
泓祕不發喪捕南陽公愔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  
之乃發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 三月加太尉裕  
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  
以其世子義符為徐兗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請啟行  
戎路修敬山陵詔許之 秋八月寧州獻琥珀枕於大  
尉裕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  
士裕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大尉留府事劉穆之

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  
以大尉左司馬東海徐羨之為穆之之副左將軍朱齡  
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劉懷慎守衛京師揚州別駕從  
事史張裕任留州事懷慎懷敬之弟也 丁巳裕發建  
康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  
淝向許洛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  
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闕建武將軍沈  
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冀

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遵考裕之族弟也劉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裕既行青州刺史檀祗自廣陵帥衆至途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為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為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穆之乃止九月太尉裕至彭城加領徐州刺史以太原王玄謨為從事史王鎮惡檀

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  
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欵附惟新  
蔡太守董遵不下道濟攻拔其城執遵殺之進克許昌  
獲秦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  
邑人董神虎聚衆千餘人來降太尉裕拔為參軍林子  
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兗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擅還  
襄邑林子殺之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過  
許昌安定孤遠難以救衛宜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

精兵十萬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  
安定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  
公恢有威名為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  
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  
必至於郿今關津兵足以拒晉無為豫自損削也泓從  
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勲於  
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令外則致  
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

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  
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  
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  
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懦帥衆棄城北渡河仲德  
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  
魏之守將棄城遽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  
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  
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

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為寇於魏也  
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  
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  
建以問太尉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  
之晉欲修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國璠兄弟  
曾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為晉患今晉將  
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為不利也魏河內鎮將于栗磾  
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稍

公麾下栗磾好操黑矟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

司馬休之

等時秦事見

劉裕纂晉

冬十月秦陽城榮陽二城皆降晉兵

進至成皋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汎鎮洛陽遣使求救於

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千救之武衛將

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懿南

屯陝津為之聲援寧朔將軍趙玄言於汎曰今晉寇益

深人情駭動衆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

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

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  
檀道濟通主簿閻恢楊虔皆禹之黨也共嫉玄言於沈  
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令嬰城示弱得無為朝  
廷所責乎沈以為然乃遣趙玄將兵千餘南守栢谷塢  
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翬城玄泣謂沈曰玄受三帝重  
恩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人所誤  
後必悔之既而成皋虎牢皆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  
無諱至石闕尋還龍驤司馬榮陽毛德祖與玄戰於栢

谷玄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玄司馬塞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將軍不濟鑒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犇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洮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阬之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之者甚衆閻生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已沒不敢進己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置守衛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脩之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

司州事戍洛陽

十一月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

求擊秦以自效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 秦姚懿

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誅東平公紹廢秦主泓而代

之懿以為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樹私恩左常侍

張敞侍郎左雅諫曰殿下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與

國同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復敗朝

廷之危有如累卵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虛

損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笞殺之泓聞之召東平公紹密

與之謀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移造比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蛇玄屯陝津武衛將軍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卑辭誘之送佩刀為誓成都不從懿遣驍騎將軍

王國帥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擊擒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國危不能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明公乎成都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河上耳於是傳檄諸城諭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懿懿亦發諸城兵莫有應者惟臨晉數千戶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晉叛者破之鎮人安定郭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紹入蒲阪執懿誅孫暢等

十三年春正月秦主泓朝會百官於前殿以內外危迫

君臣相泣征北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  
廬舍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  
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姜紀帥衆歸之建節將  
軍彭完都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  
家重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  
克恢不從南攻郿城鎮西將軍姚謐為恢所敗長安大  
震泓馳使徵東平公紹遣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  
澧西扶風太守姚雋等皆降於恢東平公紹引諸軍西

還與恢相持於靈臺姚讚留寧朔將軍尹雅為弘農太  
守守潼關亦引兵還恢衆見諸軍四集皆有懼心其將  
齊黃等詣大軍降恢進兵逼紹讚自後擊之恢兵大敗  
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  太尉裕引水軍  
發彭城留其子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詔以義隆為監徐  
兗青冀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  二月王鎮惡進軍灤  
池遣毛德祖襲尹雅於蠡吾城擒之雅殺守者而逃鎮  
惡引兵徑前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

邑堡秦河北太守薛帛奔河東又攻秦并州刺史尹昭  
於蒲阪不克別將攻匈奴堡為姚成都所敗辛酉榮陽  
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為太宰大  
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使督武衛將  
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沈  
林子謂檀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衆  
守之引日王鎮惡在潼關勢孤力弱不如與鎮惡合勢  
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

月道濟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擒也乃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鸞遣尹雅將兵與晉戰於關南為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丙子夜沈林子將銳卒襲鸞營斬鸞殺

其士卒數千人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沈  
林子擊之讚敗走還定城薛帛據河曲來降太尉裕將  
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  
王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  
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  
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  
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  
今姚興死子泓懦劣國多內難裕承其危而伐之其志

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  
敵也今乘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發兵南赴  
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  
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  
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  
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  
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  
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

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  
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振威  
將軍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庚  
辰裕引軍入河以左將軍向彌為北青州刺史留戍碭  
磯初裕命王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  
乘利徑趨潼關為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衆心疑  
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効怒曰相公志清  
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柰何

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  
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自為將  
軍辦之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耶鎮  
惡等遣使馳告裕求遣糧援裕呼使者開舫北戶指河  
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輕佻深入岸上如此  
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親至弘農說諭百姓百姓競送義  
租軍食復振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於  
南岸牽百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

略裕遣軍擊之裁登岓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  
直隊主丁旿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  
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眊  
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  
白眊既舉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之齋大弩百張一車  
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  
長孫嵩帥三萬騎助之四面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  
石別齋大鎗及矟千餘張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鎗鎗之

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不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  
臨陳斬阿薄干魏人退還畔城超石與寧朔將軍胡藩  
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王嗣聞之  
乃恨不用崔浩之言秦魯公紹遣長史姚洽寧朔將軍  
安鸞護軍姚墨蠡河東太守唐小方帥衆三千屯河北  
之九原阻河為固欲以絕檀道濟糧援沈林子邀擊破  
之斬洽墨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啟太尉裕曰紹氣  
蓋闢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

膏齊斧耳紹聞洽等敗死憤恚發病嘔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讚既代紹衆力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太尉裕至洛陽行視城塹嘉毛脩之完葺之功賜衣服玩好直二千萬 秋七月太尉裕至陝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闈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曉柳以拒之 太尉裕至閔鄉沈田子等將攻曉柳秦主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

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  
聞泓至欲擊之傅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  
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  
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  
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弘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  
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  
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  
兵大敗斬馘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秦主泓奔還灞

上初裕以田子等衆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大尉裕之潼關以朱超石為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璞與姚和都共擊之猗之敗死超石奔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灞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為之

援鎮北將軍姚彊與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彊死難奔長安東平公讚退屯鄭城太尉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公讚屯灞東泓屯逍遙園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為神壬戌旦鎮惡至渭橋令軍上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

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它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為丕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諶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東平公讚聞泓敗引兵赴之衆皆潰去胡翼度降於太尉裕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撫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

投而死矣亥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  
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  
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灞上裕勞之  
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  
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耶鎮惡性貪秦  
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或諧  
諸裕曰鎮惡藏姚泓偽輦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鎮惡  
別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彝器渾儀

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裕以薛辯為平陽太守使鎮捍北道裕議遷都洛陽諮議參軍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駭動今暴帥日久士卒思歸遷都之計未可議也裕乃止羌衆十萬萬口西奔隴上沈林子追擊至槐里俘虜萬計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

泓非俗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  
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  
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  
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使中  
書侍郎皇甫徽為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曰授舍人  
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 冬十一月辛未劉  
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長安  
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

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穆之卒也朝廷恇懼欲  
發詔以太尉左司馬徐羨之代之中軍諮議參軍張邵  
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命宜須諮之裕欲  
以王弘代穆之從事中郎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  
乃以羨之為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陽尹代管留任於  
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竝悉北諮裕以次子桂陽  
公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  
秦二州刺史義真時年十二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

脩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  
皆為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始平太守德祖領秦州刺  
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為雍州治中從事史先是隴上流  
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知裕無  
復西略之意皆歎息失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為多  
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曉柳之捷與鎮惡爭功  
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  
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丈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

為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  
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  
餘人何懼王鎮惡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  
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鬪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  
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鄗之都復輸  
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需王化於今

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閏月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太喜問於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玄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比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

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瓊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昌屯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屯青泥勃勃將大軍為後繼

十四年春正月夏赫連瓚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退屯劉廻堡遣使還報王鎮惡謂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思

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乎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  
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  
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軍中訖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  
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鎮惡至傅  
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  
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奔告劉義真義真與王脩  
被甲登黃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言鎮  
惡反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

鎮惡為安西司馬傅弘之大破赫連瓊於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渡斬獲甚衆夏兵乃退壬戌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先歸建康裕聞王鎮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害忠勲追贈鎮惡左將軍青州刺史以彭城內史劉遵考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阪徵荊州刺史劉道憐為徐兗二州刺史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荊州以徐州刺史劉義隆為司州刺史鎮洛陽中軍諮議張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更以義

隆為都督荆益寧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  
刺史以南郡太守到彥之為南蠻校尉張邵為司馬領  
南郡相冠軍功曹王曇首為長史北徐州從事王華為  
西中郎主簿沈林子為西中郎參軍義隆尚幼府事皆  
決於邵曇首弘之弟也裕謂義隆曰王曇首沈毅有器  
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以南郡公劉義慶為豫州刺  
史義慶道憐之子也裕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 冬  
十月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脩每裁抑之左右

皆怨譖脩於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脩殺  
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使左右劉乞等殺脩既  
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真悉召外軍入長安閉門拒  
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璣夜襲長安不克夏王勃勃  
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宋公裕聞之使輔國將軍  
蒯恩如長安召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為都  
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  
曰卿至可敕義真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後徐行若關右

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  
河洛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  
載寶貨子女方輒徐行雍州別駕韋華奔夏赫連瓊帥  
衆三萬追義真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今多  
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何以待之宜棄  
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真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弘之崩  
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弘之恩皆為王買  
德所擒司馬毛脩之與義真相失亦為夏兵所擒義真

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  
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  
就之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別身  
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  
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美略  
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弘  
之不屈時天寒勃勃裸之弘之叫罵而死勃勃積人頭  
為京觀號曰髑髏臺長安百姓遂朱齡石齡石焚其宮

殿弁潼闕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  
日之言一期而驗可謂筭無遺策北觴所集非卿而誰以買  
德為都官尚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  
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所在亦往從之赫連昌攻  
敬先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  
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為心爾求間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  
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  
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勃殺之欽之弟秀之悲

泣不歡燕者十年欽之穆之之從兄子也宋公裕聞青泥敗  
未知義真存亡怒甚刻日北伐侍中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  
俟它年不從鄭鮮之上表以為虜聞殿下親征必併力守潼  
關徑往攻之恐未易可克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  
且虜雖得志不敢乘勝過陝者猶憚服大威為將來之慮故  
也若造洛而返虜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生邊患況大軍遠  
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狽去年北討廣州傾覆既往  
之效後來之鑒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沒諸

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顓顓以望殿下之返旆聞更北出不測淺深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西虜更為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虜北虜親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矣會得段宏啟知義真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降義真為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段宏為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為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阪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八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錄監生臣茹濬